

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

Site Museum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um



■分论坛一

遗址博物馆
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作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有关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成果丰硕,实证了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与中华百年考古发展紧密联系,是阐释和展示中国百年考古、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载体。

回顾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开创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半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明确考古发掘的史前遗址,半坡遗址以前,1953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曾拨款给周口店遗址,遗址曾经挂牌过中国猿人陈列馆,当时未挂遗址博物馆之名,所以共识的第一个国内史前遗址博物馆是半坡。半坡之后,1959年定陵博物馆开放,再之后还有乾陵、茂陵等。1978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也成立了博物馆。

第二,发展期,1979年至200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事业包括文博事业的发展都回归正轨。当时有一个重大事件——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开始边发掘边展示,1989年、1994年、1998年前后三个阶段的发展,陕西省政府决定整合博物馆和兵马俑,设立统一的机构,也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即现在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之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余姚河姆渡博物馆、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陆续挂牌开放。

第三,飞跃期,2005年至今。2005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是博物馆百年诞辰,也是稳步迈向第二个百年的起始。到目前为止,博物馆总数已有6000多家,整个遗址类博物馆的总数和占比还很难统计,因为遗址博物馆名称很不一致,有墓葬馆、所等,有些遗址博物馆没有“遗址”两个字。2005年以后,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对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进行投入,国家大遗址保护的申报和建设对遗址博物馆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到去年底,全国一共有建设批复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5处。遗址公园和博物馆逐渐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升级形式和模式。同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让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学的关系更加紧密。

在此次“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分论坛“遗址博物馆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作用”中,参会代表对各自情况进行了翔实、涉及多个方面,如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的关系、遗址的考古和保护管理、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与运营等;也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比如行业自身方面——遗址博物馆的名称规范、评估定级、研究的深入、考古成果的宣传与转化、公共服务的改善等,还有遗址区的行政管理架构、博物馆与考古所的关系、遗址博物馆与城市更新的对接融合等现实操作方面。角度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关注的领域也更具开放性、包容性。

众所周知,遗址博物馆是与遗址有着密切关联、以全面保护、管理、展示和诠释遗址文化面貌和内涵为目的、具有博物馆主要功能的非营利社会教育机构。除了要反映该遗址的历史、现状和考古成果,展示该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外,还应该保护和管理该遗址,研究和阐释所保存的遗址,并向公众全面地展示、诠释这个遗址。

自1958年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距今已有65年,也意味着我国博物馆工作者在遗址博物馆这个专业领域探索了65年。60多年来,对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特点、陈列、功能,乃至设计与规划的讨论与研究,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随着中国考古学走过百年,也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越来越多的大型遗址需要借助遗址博物馆做好价值阐释。今天,我们强调遗址博物馆在中华文明探源和百年考古中的作用,既是为了做好探源工程和百年考古相关成果的转化,也是为了遗址博物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为了在探本溯源、追寻五千年文明脉络的过程中,承担遗址博物馆应有的历史责任。

总体来看,随着大型遗址保护和展示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各地区遗址博物馆或遗址保护单位正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为保护、研究和展示区域文明面貌、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考古先行,各地区遗址博物馆对中国百年考古、中华文明探源成果的吸收和展示,已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

第一,史前遗址博物馆或遗址保护单位,展现了距今10000—4000年前后区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和早期社会生活样态。以贾湖、仰韶、庙底沟、半坡、大河村、平粮台、石砬等为代表,展示了中原地区距今9000—4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其中,贾湖骨笛将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甲骨刻划符号则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平粮台、石砬古城的发



现,开中国史前城址之先河,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大量精美的玉器,显示出距今5000年左右淮河流域的繁荣之态。以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展现了环杭州湾地区距今10000—5000年前后的文化面貌。上山遗址发现距今万年的水稻遗存、世界上最早的彩陶等,证实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地区是世界稻作定居农业的重要起源地。跨湖桥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的独木舟,是萧山八千年“勇立潮头”的印记。河姆渡遗址带榀卯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榀卯之一。屈家岭、上承油子岭、下启石家河,实现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以甑皮岩、昙石山等为代表,展现了华南地区、闽江流域距今12000—4000年左右的文明面貌。

第二,夏商周三代遗址博物馆或遗址保护单位,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态特征。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如今已经证实就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区域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夏都二里头,堪称“最早的中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又使中国历史成为信史。郑州商城,对认识和研究商代早期都城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四川成都金沙为代表的遗址博物馆或保护单位,揭示了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盘龙城的发现,揭示了夏商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分布,明确了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到达了长江流域。三星堆、金沙遗址,揭示了中原王朝政治疆域以外另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实体——古蜀国。三星堆、金沙遗址改变和重绘了中华文明的知识图谱,古蜀先民们采用夸张的艺术形式,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次,各地区遗址博物馆对遗址保护和管理的认识也愈加深刻:

一是遗址博物馆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全面、立意更高——不仅仅局限于收藏、展示的功能,更是考古工作的重要支撑和落脚点,还应在研究挖掘遗址内涵价值并进行解读阐释上下功夫。

二是馆舍规划与建设方面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很多博物馆对其与遗址环境(遗址公园)的关系定位非常明确,对自身的馆舍、道路、公共服务等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划与设计,体现了遗址保护管理和遗址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是兼顾室内陈列和露天展示,将两者有机结合,更好地展示可移动的“遗物”和不可移动的“遗迹”“堆积”,讲好遗址故事。

四是开展院、校、所的科研合作,重视遗址和文物的科技保护,避免暴露在外的土构遗址被暴雨冲刷、冰冻冻融、植物滋生等情况。诸如半坡、金沙等遗址博物馆已经走在前列,这既是遗址博物馆自身朝着更高水平发展的表现,更是在中国百年考古、中华文明探源成果转化与诠释中发挥出更大作用的表现。

五是重视科普宣传,拓展更多形式的成果转化,如讲解服务、研学、讲座、宣传片、文创、跨界艺术活动等。比如屈家岭博物馆打造“龙魂屈家岭”的品牌,在全球征集集家岭文化文创,积极建设文创研究院,更好地将屈家岭文化宣传出去。再如三星堆博物馆,以讲座、新媒体等形式不断跟进最新考古成果,实时更新讲解词,开辟文物修复室,让观众近距离了解最新成果。这些尝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全国范围内遗址博物馆百花齐放,这65年所取得的成绩,是所有从业人员的努力和奋斗的结果。未来,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遗址博物馆也必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为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博编辑中心)



■分论坛二

遗址博物馆如何更好地
做好价值阐释与内容展示

遗址博物馆多依托重要考古遗址而建,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甚至乡村,占地面积广,遗存情况复杂,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大,研究展示和价值阐释面临诸多挑战,和城市中的博物馆有着很大的区别。当前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发展方兴未艾,国家、地方通过政策法规和财政拨款大力支持其发展,一个好的遗址博物馆对于其在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次“遗址博物馆与中华文明探源论坛”分论坛,二十多名遗址博物馆参会代表深入讨论“遗址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做好价值阐释与内容展示”,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窥见当前遗址博物馆发展面临的问题和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保护建设先行
守护遗址博物馆核心资源

遗址博物馆做好遗址和文物保护以及场馆建设是其进行价值阐释与内容展示的基础。多数遗址博物馆所在遗址遗迹分布广、出土文物多,对研究区域文化、自然环境变迁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需要大量的经费进行保护,建设甚至申遗,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专业人才、专业规划方案、经费、方案、人员到位,才能做好保护和建设工作。

经费充足对于遗址博物馆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今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遗址博物馆由于能得到较多的文保和建设经费,其发展态势良好,如上海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岩沙埠窑考古遗址公园、衢州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遗址拟建的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等重大项目资金充裕,保护建设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有部分地区虽然财政收入不够多,但由于遗址比较重要,地方领导重视,愿意投入较高比例的预算供遗址公园建设、申遗,助力遗址博物馆发展。“龙泉市是浙江省26个山区县之一,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但是政府用超过十分之一的财政预算来做大窑龙泉窑考古遗址公园申遗。”龙泉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吴明俊说。但是确实也存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预算少,文保经费投入不足,这些地区的遗址博物馆的保护、建设工作都受到很大限制。

“人才支撑问题有时候比资金问题还重要”,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赤峰文学院院长陶建英说道,“关于人才问题,我想为基层薄弱一些的单位,或者是遗址管理部门、博物馆发声。”人才问题并不是个别遗址博物馆遇到的问题,参会代表中超过半数都提到这一问题。很多基层遗址博物馆研究性人员较少,整体人员年龄分布也很不均衡。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说:“新乐的工作人员多数年龄在50岁以上,学历高的较少。今年沈阳市政府招了两个事业编(研究生学历),馆里现在有5个研究生学历人员。”为解决人才问题,很多遗址博物馆也在不断探索,有的申请要求增加编制,有的在遗址区新建研究所等事业单位,如青墩遗址就成立了青墩遗址研究所,核定编制6人,为下一步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保护建设阶段学会借力对遗址博物馆来说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案。对于大型遗址博物馆来说,专业人员充足,可以自行编制保护规划方案等,但即便如此,多数遗址博物馆还是会寻求专家学者或专业院所的帮助,以便让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小型的、区县一级的遗址博物馆专业人员不足,难以完全凭借自身力量完成各项保护、建设工作,就更需要寻求与专业院所、院校合作,以谋求更好地发展。泰安市青墩遗址博物馆馆长吴爱华说:“青墩遗址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下面一个县级市海安市,我们邀请南京博物院编制青墩遗址保护利用规划方案,方案以保护为主,中长期规划中对青墩遗址逐步实施遗址公园建设,通过文旅融合以加强遗址的利用。”

保护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遗址博物馆所在的自然环境和遗存状况千差万别,北方土遗址、南方土遗址、南方手工业遗址(如窑址)保护方法差异很大,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保护方法。南方地区温暖潮湿,土遗址不好保存,多采取地下保护、



地上展览的方式。而龙泉市的很多窑址面临较严重的被盗现象,所以在遗址人防、技防、物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研究发掘深入
为价值阐释奠定坚实基础

遗址博物馆的遗迹和出土文物较多,文化内涵深厚,要做好价值阐释和内容阐释,必须对所在遗址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遗址博物馆为深入研究遗址文化内涵也作出了诸多努力。

人员和资金充足的大型遗址博物馆,倾向于提升学术水平,设立专业研究所,长期深入研究。宝鸡周原博物院院长刘万军提到:“宝鸡市委市政府进行校地合作,建成了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对外开放,成为国内文博界第一个在遗址区建成的周文化研究中心。”

小型遗址博物馆,则是更多地与专业机构合作,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寻求与各种专业机构合作,利用各种先进的手段,对遗址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研究。青墩遗址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从青墩遗址及相关的文化研究、保护、传承和发展等方面进行学术合作,逐步形成学术成果。南方科技大学史馆筹建遗址博物馆过程中也密切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合作研究。

多元充分展示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做好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场馆建设,深入研究遗址文化内涵,最终都是为了充分阐释文化、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而遗址价值阐释和内容展示的主要场域就是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浓缩、汇聚了遗址文化内涵的精髓,是面向观众的最全面的“讲述人”。

“遗址博物馆是对整个遗址价值的总汇,如果观众要深入了解遗址,只能在遗址博物馆阐释和展示的主要场域就是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浓缩、汇聚了遗址文化内涵的精髓,是面向观众的最全面的‘讲述人’。”吴明俊说,“遗址博物馆的展览不仅要展现研究成果、保证专业性,还要重视展览文本和展陈设计,突出亮点,以吸引观众。”“遗址博物馆怎么提炼遗址最精华的价值、解读研究成果,通过解读以后怎么来展示,是否可以和观众发生互动和关联,可能决定了整个遗址博物馆的竞争力。”嘉兴博物馆(马家浜文化博物馆)研究馆员葛金根说:“为保障展览大纲专业水准,吴城文化博物馆的陈列大纲请了《南方文物》主编周广平编写,还请了李伯谦、陈星灿、张昌平等商周遗址的专家进行评审。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如果做得足够好,还能打响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名片,如‘天下龙泉’展如今已成为龙泉市的品牌展览。当然,很多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还在不断深入,所以其展览也需要不断完善升级,提升展览的观赏性、趣味性、参与性,扩大遗址与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同时,展览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罗兵提到:“每个精品展览都是艺术品,过去观众只看到它

的成品,现在更想了解整个创作的过程,博物馆人在呈现展览的同时,或许也应该通过某种方式把创作的过程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展览更加完整。如同电影最后放映的彩蛋,让观众惊喜,不断回味,吸引观众对博物馆持续关注。”

开展讲解、讲座等常规社教活动,馆校合作共建研学基地,送展览和活动进学校、进社区,已成为许多遗址博物馆工作的日常。周原博物院积极开展院校合作,建立青少年学习基地。江阴市博物馆送展览进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把良渚文化概念融入学校社会实践课程,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传播。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开展暑假夏令营,针对当地学校开展越窑青瓷文化进校园工作,也与学校开展结对工作,带学生去各个遗址参观、教学。东莞蚝岗遗址博物馆与学校合作在博物馆建立一个资源库,请有特长的老师来博物馆为学生授课,让学生创作跟博物馆有关的作品,利用博物馆的展览平台进行展示,还请家长参与布展,把馆、校、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多元宣传对遗址博物馆来说必不可少。多数遗址博物馆都做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如今人们接收信息等各种渠道,将遗址博物馆及背后的文化宣传出去,扩大影响。部分遗址博物馆遗址区域内还有居民,或是遗址附近有居民,针对遗址周边群体的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如果要做好工作,就要发挥好社区工作的功能,因为博物馆需要得到当地民众支持,包括遗址范围里面的。如果老百姓不支持,就会有一些违章建筑,要去宣传政策,获取百姓支持。博物馆也是当地文化的基石,包括上林湖的历史,一些文化传承还需要老百姓来配合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丽莉说。

博物馆文创近年发展势头很快,各遗址博物馆也不甘落后。如江阴市博物馆通过IP授权方式开发文创,以更好地宣传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但遗址博物馆发展文创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根据自身情况找对发展文创的路径。罗兵说:“文创产品的研发和利用,不是所有的遗址博物馆都适用,遗址博物馆的特殊性要求在研发上紧紧围绕博物馆的主题,还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遗址出土的东西观赏性、实用性、代表性不是很强,开发文创往往只能靠更深层次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慢慢摸索。”

总而言之,有经费、有人才、有方案,遗址博物馆才能够做好保护和建设工作;有研究、有成果,遗址博物馆才能有资本和底气来阐释和展示;有展览、有社教、有文创,遗址博物馆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但由于每个遗址博物馆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从征地区划、遗址保护到场馆建设,从展览设计、活动策划到文创研发,无一不需要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路径。当前部分遗址博物馆已经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还带动了所在地的文旅融合、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还在筹谋、探索的遗址博物馆也在追赶的路上。此次论坛我们看到这些遗址博物馆的负责同志热烈参与讨论,或为自己所在的遗址博物馆的成果自豪,或为当前发展遇到的问题征询建议、寻求帮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博人的情怀。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遗址博物馆成为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中坚力量。

(卢阳)